

重繪家庭拼圖

第一次接觸這個案時，我其實一點把握也沒有。案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女，美國名大學的畢業生，但是幾年前回到香港的家，卻是足不出戶，情緒時起時落，被診斷為兩極性憂鬱症（bipolar depression）。發病來，與父母爭吵得天翻地覆，吵過後，又會變回乖女兒。父母費盡思量，卻是毫無頭緒。

這類病例我見過很多，在亞洲各大城市都有這些青年人的影子。就是見多了，更感棘手。要了解這種病態並不困難，甚至可以套入一個方程式：幾乎每個病人背後都有一對長期不調和的父母，一個完全投入父母關係的孩子，一種兩代人難分難解的糾纏！

這個方程式很簡單，解決方法也不難，只要讓父母重新建立夫婦體制，不再需要靠孩子去維持，讓孩子有機會從父母的矛盾解脫出來，建立自我思考，走自己的路。這樣簡單的道理，為什麼讓我如此為難？

因為道理雖然簡單，要實行起來，卻絕不容易。首先，有衝突的夫婦，往往都說，對婚姻沒有指望，只想把精神放在孩子身上，這種思維，正正是對孩子走入鐵三角的一種邀請。再說，孩子出了問題，大多數人都把焦點集中在孩子身上，尤其是這些年輕人，大多學歷豐富，聰明伶俐，如果他們精神上出了毛病，都怪他們自己缺乏適應能力，無法應付大環境的壓力，怎麼也連接不到父母之間的關係。因此，父母認為問題出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卻認為父母有問題。這些青年人的困擾就往往卡著在這裡，很難突破。

孩子的最大心願，就是把不和的父母拴在一起，插入自己的一腳，去平衡父母那岌岌可危的兩隻獨腳。三角鼎立的道理，就是取掉任何一角，這個鼎都會塌下來，因此，即使家人同意問題的所在，他們卻誰也不敢動彈，一動就會讓家庭失去平穩。

要打救這些被卡住的孩子，就得像拼圖遊戲一樣，把混雜無章的家庭圖片，仔細地探索和整理，然後再堆砌出整個家庭的畫面。雖然每個家庭都有不一樣的前因後果，故事千變萬化，但是萬變不離其本，幾片基本圖片，往往就隱藏著整個家庭的乾坤。

第一塊圖片所顯示的，是青年人背後的父母親，他們大都有一段坎坷的歷史，基於種種機緣際遇，兩人日漸生疏，不但同床異夢，甚至不同床。這塊圖片內，往往都有一個十分苦澀的母親，一個無可奈何的父親，一對隔隔不入的配偶。

像這少女的父母，他們從新婚蜜月開始，就積聚了不少芥蒂，接著是長期的海角一方，聚少離多，結婚二十多年，實在共處的時間，可能還不夠半年。其實相聚時也是矛盾重重，索性不見面。長期處於分居生活的妻子，一直以來都是過著沒有伴的孤獨生活。她說：「我已經習慣了，人生就是如此，再也沒有什麼要求！」

丈夫在家中找不到慰藉，全部精神放在事業上。他知道妻子心中有怨，但是他認為不需要處理，對外一直保持一派理想家庭的形象。夫婦二人大半生的時光，就是這樣鬱鬱寡歡地度過。

另一塊圖片，是一個眼睛離不開父母親的孩子，長期觀察著母親那陰霾滿布的面色，她不知道母親為什麼那樣不快樂，父親又為什麼如此疏離。她說：「我自小就羨慕別人的家庭，總覺得他們很溫馨，很多時我責怪母親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，對不常見面的父親，反而是有點美化了。」

於是她不知不覺地就站在父親的一邊，久被拒諸門外的父親，也不知不覺地把全部情懷投到女兒身上，以女兒為中心，為女兒張羅一切。每當母親與女兒發生爭吵，父親總是制止妻子，女兒越更變本加厲，不斷挑母親的毛病。母親被攻擊得體無完膚，說起話來就充滿隱晦，更證實了自己受害者的形象。女兒投訴要脫離父母，但是孩子不在身邊的日子，父母之間更不知道如何共處，尤其是父親，情緒全無著落，千方百計想接近孩子。女兒也同樣不是真的放手，多年來一直與父母纏在一塊，說起父母她就激情流露，對外面的世界卻毫無興趣。

在這些拼圖片段中，有著各種不同的人物配搭，有夫妻，也有母女、父女，或父母與女兒三人的共舞。把這些碎片堆砌成大圖案，你就會明白女兒的憂鬱，是這整個家庭的憂鬱。

這家庭還有一個年齡與少女相訪的小弟，每個人都把焦點放在大女兒身上，小弟變得有點隱形。其實他的角色同樣出現在拼圖的每個畫面，只是不像姐姐那樣戲劇化。與姐姐不同的是，他與母親十分貼心，與父親卻並不親近。家中每人都把少女當作病人，他對姐姐更是小心翼翼，不想刺激她的情緒，姐弟也因而無法真正親密。他說：「我們是個緊密的家庭，但是我對姐姐的認識，都是從父母親那裡聽來的。」

如果小弟學會以年輕人的坦誠與姐姐相處，他將是這家庭中的一股能量，一股新氣象，把姐姐從上一代那鬱悶的纏繞中，拉回青年人的世界。

這個家庭的療程，就是這樣一小段又一小段地，把家庭內的每個小拼圖拼成一個大畫面，讓一家人面對多年來一直迴避的困難，重新整理各人的角色。我分別與父母親工作，讓他們變回夫妻，又與姐弟工作，讓他們回復姐弟，如此輪流配合，再四人匯合，讓他們有機會嘗試以簇新的方式交流。

父母的工作尤其困難，經過多年的冷漠，要求一對癡男怨女學習互相支持，當然不是易事。好在丈夫實在是個愛家的人，當他瞭解到自己對妻子的疏忽原來如此禍害家庭，決定臨老做個好情人，妻子即使初時不斷潑冷水，最後還是軟化下來。

姐弟二人本來都不相信父母真的可以改變，尤其是少女，搬出各種前塵舊事纏著他們不放手。但是父母立場堅定，她也不得不再無理取鬧，開始以較成熟的態度與身邊人交流。而那一向深藏不露的小弟，也暢通起來，不再做個旁觀者。家庭就是如此有趣的一個大系統，當局內人被各種複雜情緒綑綁在一起時，他們無論怎樣努力，也看不到彼此，必須鬆了綁，才可以找到對方。

我們很努力的工作了兩個月，醞釀了二十多年的落寞、失望與忿怒，經過一番驚天動地的情緒起落和衝擊，他們終於明白，我們不單要瞭解自己的家庭拼圖，還要重繪一個新拼圖，一個讓每個人都活得痛快一點的新畫面。

父母感嘆說：「作為父母，我們犯了很多錯誤！」

我卻說：「你們唯一的錯，只是沒有讓孩子知道什麼是一對恩愛夫妻。」

因為，那才是孩子最需要的一塊家庭拼圖。